



走近沈村

■ 陈远芳 (安徽)

清晨,沐浴着透亮清澈的阳光,我已在去沈村的路上。

前几日,接到县作协的来电,邀我参加沈村镇 2024 年南漪湖开捕节活动,没去过沈村,只知道属于宣州区,放下电话,我忙百度了一下“沈村镇”。

紧邻南漪湖,山清水秀,历史悠久,有“南湖落雁”美景,这个半山半圩的小镇,和我工作的飞鲤镇有很多相似,有江南水乡的温婉与厚重,让我心生涟漪,其实我更想知道,曾无数次地站在福寿岛,远远地望着湖中的那座大桥,是否就在沈村?还想去感受那富含地域文化、回族风情的神秘气息,去见证那隆重而庄严的开捕节活动……终究抵不过水墨风情的诱惑,到达活动地点时,早已人山人海。

初秋,依旧酷暑难耐,但映入眼帘的青山绿水,干净整洁的柏油路,柔软温婉如一段织锦包裹着匆匆而来的我。

花戏楼大舞台,有创意和特色的墙绘,仙姑塘,观景台,打腰鼓的模村嫂子们,只是随意地走走,感觉时光放慢了,恍然走进某个熟悉又陌生的村落,大红的灯笼和迎风飘扬的彩旗,比过年还热闹喜庆。

南湖渔歌,画里沈村。这美丽乡村的画卷,如春风一样吹散连日的燥热。

穿过人群,悄悄来在湖边,不觉心里一漾。眼前的南漪湖呵,不仅是郎溪的海,是飞鲤的海,也是沈村的海,我如同一尾鱼,从一个水乡游进另一个水乡,在南漪湖的怀抱里,享受着水乡的温柔与粗犷。你看,湖面烟波浩渺,水天一色,一切如诗如画,近在咫尺的那座桥,如此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眸里,竟有些热泪盈眶。

因湖而生,因水而美。南漪湖福寿岛是飞鲤镇一张靓丽名片,我分管过文旅工作,来了客商,总要到福寿岛去看一看。“南漪湖风光秀丽,是皖南第一大湖泊,有着古老而神奇的传说……”湖水随风荡漾,我和客商仿佛走进江南水墨画卷之中。

曾几何时,我站在福寿岛,远远地望着南漪湖,还有湖中的那座桥,如梦似幻,遥远而缥缈,我曾无数次地在想象中触摸那座桥,还有桥边的风,桥下的湖水……南漪湖高速公路大桥,是宁宣杭高速公路在宣城市最长的一座公路大桥,高大,智慧,雄伟,它不仅仅是南漪湖的风景,更是通往长三角地区的一条快速通道,推动着我省与长三角地区的发展。

有风吹来,或浓或淡的鱼腥味夹杂着湖水里的青草气息向我飘了过来,内心的浮躁如湖水一样慢慢消退,放眼望去,一艘艘待出港的渔船泊在水面上,随风微晃,

如同一幅古老而意境幽远的水墨丹青画。双龙舞动、焚香祭祖、打鼓,敲锣,鸣放礼炮,绚丽的烟花在湖面绽放,如花似锦,一艘艘渔船依次出港,快速向湖中央驶去,湖面,开始泛起波澜,一朵朵翻腾的浪花,晶莹剔透,像一条条跳跃的鱼……第一次见证渔民出港仪式,隆重而庄严、虔诚而神圣,满满的仪式感,算是大开眼界,渔民用他们的方式,表达着感恩和敬畏之情,祈福每一次出港都能鱼虾满仓,平安顺心。

岸边一隅,是农产品展示区,人来人往,浓浓的烟火气扑面而来。以水为媒、以水兴业,得天独厚的沈村,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,不仅做足了水文章,还结合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产业,已然焕发出勃勃生机,势不可挡。

约两个小时,渔船归港。一艘艘渔船还没靠岸,岸边早已站满了人,大多是过来买鱼的人,品尝过南漪湖湖鲜的我,当然知道他们急切的心情,谁又能拒绝鲜美还带着丝丝甜味的“湖鲜”美味呢。记得第一次吃毛刀鱼的时候,是在湖滨渔村的农家乐里,那时还在十字上班,裹着面粉、油炸过的毛刀鱼,色泽金黄,吃着外焦里嫩,酥软香甜,舌尖的美味根本停不下来。

收获的日子总是叫人欣慰。一条条鲜活的胖头鱼,

草鱼,还有红尾巴翘嘴等,渔民们看着船上欢腾的鱼,黝黑的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,眼睛里泛着光,一艘夫妻档的渔船,他们高兴地忙碌着手中的活儿,你分类,我装袋,你称鱼,我收钱,我静静地站在一旁,凝视着这尘世间难得的唯美画面,一些记忆又像湖水一样漫了过来,这些质朴纯净的村民,和湖滨渔村的村民一样,日夜劳作,用勤劳和汗水编织着幸福的梦。

在岸边徘徊,有风吹来,有种熟悉的香味拽走了我的视线,一盘盘现烧的湖鲜,活色生香,村民们围桌大快朵颐地品尝着。许是“湖鲜品尝区”的美味佳肴,勾起了胃里的馋虫,“去吃午饭了”,不知谁喊了一声。

车缓缓开向午饭的地方,途经一座有特色的山门,看得不是很清,但“胡村回族村”五个字很醒目,这就是传说中的回族村?

据查阅,胡村回族村是全国民族特色村寨,是皖东南最集中的回族群众居住地,也是宣州区唯一的少数民族村。上午在村里闲逛时,听模村文友刘老师讲,胡村回族村有回民 500 余人,现已基本同化了,平时无论是着装还是语言都看不出他们是回民,只有重要或特殊的时刻,他们才会着回族衣帽,但有些习俗他们依然保持着,信仰伊斯兰教,不吃猪肉等。

“看,那就是回民的房屋”。透过车窗,轻轻回眸,雪白的墙体,尖拱,几座特色民宅隐约可见,别有风味的文化气息迷离而深邃,车渐行渐远,终究没能近距离地看一看这些具有伊斯兰风情的房子,或走进清真寺,实地感受独特的回族风情,不免有点遗憾。

傍晚时分,湖边依旧很热闹,大多是闻讯而来买鱼的人,络绎不绝,尽管酷暑难耐。一辆装满鱼的卡车徐徐离开,我知道,这是过来批发的鱼贩,飞鲤镇也有两个卖鱼的交易市场。一个在福寿岛,一个在裴村古码头。一般都在凌晨三四点或下午四五点左右,鱼贩子会开车过来收鱼,大部分运往江浙沪等地,小部分在周边零售,南漪湖的鱼,早已“游”上苏浙沪等长三角地区的餐桌。

站在湖边,看着平安归来的渔船,想起下午沈村领导介绍时说的话:主汛期时,沈村镇、村干部进入作战状态,各司其职,巡堤查险,转移安置,我近一个月没回家……同在圩区乡镇工作的我,感同身受,那段时间,几乎都在镇里,根本顾不上小家,但只要群众安居乐业,幸福安康,一切都人间值得。

麻姑山下,南漪湖畔。一场村晚拉开了夜的序幕,台上歌舞欢腾,台下群众的喝彩声,打破了沈村这个水乡的宁静……

又见木香

■ 袁敏 (江苏)

上一次到未名园赏牡丹时,木香花才半开,花看半开,酒饮微醺,有种若即若离的美感。而此次正逢木香花盛,它铺天盖地的气势完全震撼了我。白木香和黄木香,从高高的棚架下悬垂,像瀑布般倾泻而下。飞溅的水珠,是修长枝条上那些丰润的花朵,它们香气四溢,甩动满庭芬芳。小巧的花朵,玲珑精致,绵密地拥挤在一起,缀挂在长长的枝条上。白木香雪堆似的晶莹洁净,星子样闪亮,是无数双眸子流转的笑意。浅淡的黄木香更像临风欲舞的少女,裙袂飞扬,是千万缕青丝飘逸的轻盈。它们毫不吝嗇地展露自己,让远处的绿篱都沾满它的体香。

木香花的香气是飘散开来的,不用你费力去嗅,盈盈暗香,就氤氲到园子的每一个角落,所以它又名七里香或十里香,置身其中,仿佛整个人都被熏染得醉了。

我原有一本席慕容的诗集

《七里香》,因封面破损,就自己做了一个封面。记得是用黄和绿两种颜色做背景,上面画一个半身长发女子的背影。女子头发是咖色的,披散在白色的裸背上,和淡淡的黄和嫩嫩的绿组合在一起,透着浓厚的春天气息。那本书也不知遗失在何处,我依然清晰记得席慕容的那首《七里香》:“溪水急着要流向海洋/浪潮却渴望重回土地/在绿树白花的篱前曾那样轻易地挥手道别/而沧桑的二十年后/我们的魂魄却夜夜归来/微风拂过时/便化作满园的郁香”。

诗写得唯美而伤感。诗人追忆的青春里有淡淡的忧伤,有深深的思念与怀想,那些懵懂与纯真都深藏于内心。还是那个篱笆,还是那一丛绿树白花,微风吹过,所有的恩怨早已随风消逝,闻到的,唯有似远还近的一园郁香。这缕香,是发自心底,深沉而深切的真情,是曾经热恋之人的心香。

愈纯真的情感愈让人难忘,就像愈寻常的花儿愈使人迷恋。

木香花是朴素的。它是家常的花儿,醇厚实用。木香是蔷薇科的花儿,它的香是蜜糖般的甜香,和玫瑰、蔷薇一样,是可以吃的。未名园的主人说,每年木香开花的时候,她都要采一批欲放未放的花苞,用来冲茶,也可以把木香花与茶混着喝,那味道里有初夏的感觉,真是美好。木香花也可用白糖腌渍,制作木香花糖与制作桂花糖的方法一样,一层花,一层糖,层层压紧放平,收进玻璃罐中密封好。吃时用干净的汤匙取出木香花糖,用它来煮甜汤、包元宵、做馅饼,就是直接对点开水,也是滋养肺腑的好食品,香甜润喉,回甘生津。不嫌费事的话,还能用木香花做花糕,制花酱等。完全开放的花朵也可剪下来晒干,填充在枕头里做花枕,夜夜闻香入睡,令人心身愉悦,能安神助眠。

木香花是娇媚的。蜂飞蝶舞,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爱美的女子摘下木香花,缀在衣襟处,串在手腕上,簪在鬓发间,一闪一闪的小黄花,多有“当窗理云鬓,对镜贴花黄”的乐趣。若是再折几枝木香花插在瓶子里,放置案头床边,则整个房间都飘荡淡淡的芳馨,如丝如缕,阵阵袭来,沁人心脾。

木香花又是低调的。只要一隅之地,它便能生根发芽,开花结子。它不攀附、不缠绕,清爽素净,仅靠长长的枝条和皮刺,就能开成一堵花墙。它默默安身于庭里院外,蓬勃地生,热烈地开,平淡地落。因为木香花几乎同时开花,它的花苞一次性绽放,繁花似锦,绚丽而又壮观,热热闹闹地开完,所以木香花的花期短,这样热闹的花事,也就半个月左右。花开的季节,又会多雨,一场雨后,木香花就凋零大半。

特别喜欢汪曾祺先生的咏木香花诗:莲花池外少行人/

野店苔痕一寸深/浊酒一杯天过午/木香花湿雨沉沉。木香花湿雨沉沉,雨打花落,满院的香味却迟迟不散,这雨也因有了木香而变得十分柔软,丰满动人起来。再绚烂的开放,终究要归于平淡,雨中的木香花,能拉长人的思念,平添了份怀旧的情愫。木香之幽思,极具沧桑后的平淡,是身处繁华时的空寂,喧闹时的虚静。情蕴所致,可得意,可失意。淡黄浅白的花瓣烙上迷蒙空灵,又质朴归真的印迹。

这清晨的木香花,带着露气的清新,有初夏的温良。醇厚内敛,悠长绵延的香气,让人的心平静安适,忘记尘世所有的烦恼。我的脚下有零星的花瓣,但枝头则是更多繁复重叠、簇拥向上的花朵。

此时,花开,繁盛,我在,不必等到明年,多么好。